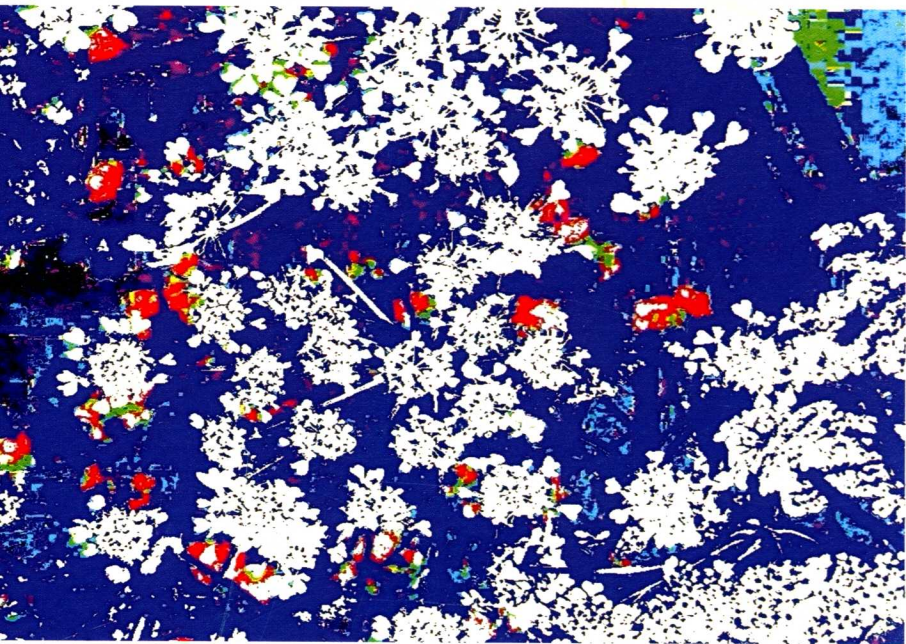




纸上风景

何小竹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还乡文丛

纸上风景

何小竹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纸上风景 / 何小竹著.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5.6

(还乡文丛/余丛主编)

ISBN 978-7-5668-1384-8

I. ①纸… II. ①何…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1100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8620) 85221601

营销部(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办公室) 85223774(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策划编辑: 杜小陆

责任编辑: 崔军亚

责任校对: 李林达

排 版: 中山市人口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

定 价: 29.8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总 序

苏轼说，此心安处是吾乡。还乡是喜悦的，是恳切的，但也仅仅是一种愿力。

我们捡拾的是内心。如何写？写什么？在此都顺应了内心，那也是精神还乡唯一的去处。

还乡是一个梦，是乡愁，是永无止境的抵达。我们寄望于怀旧、后退，甚至是保守的；我们寄生于乡土、故里，甚至是故步自封的。

不是我们流离失所，而是我们还乡之乡已经沦陷。灵魂向何处安顿，没有精神的还乡，就永远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德国哲学家阿多诺说：“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

还乡者在路上，在返程的途中；还乡者是过客、旅人，是不合流俗的边缘人和问津者。在漂泊不定的异乡，还乡是我们的忧伤

艺术。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彷徨四顾，对未来又充满希冀。但是故乡在远方，于我们而言，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还乡文丛”是立意，是重塑，而非局限；是敞开的，融合的，也是繁殖的。哪怕仅仅是文字上的还乡，虽然它无法抵达，但或许能安放我们的心灵。

一方故土，是源头，是离散的地方……却又在等候着还乡者的归来。

余 丛

2013年10月22日

目 录

- 1 在路上
- 4 第一次看见大海
- 7 第二次看见大海
- 10 坐一艘慢船去万县
- 13 重庆：一个虚构的城市
- 16 双城生活，一种美好的想象
- 19 贵阳，花溪与山花
- 22 “鬼城”丰都
- 25 回忆 1988 年的三峡
- 28 横穿黄果树瀑布
- 31 火车向着秀山跑
- 36 边城茶峒
- 39 朝佛的路
- 42 隐没在梵净山脚的寨英古镇

45	军事迷宫苗王城
48	中国腹地的苗疆边墙
51	黄丝桥古城
53	松桃河边的松桃城
56	沈从文的凤凰城
59	第一次去上海
62	北京的北
65	猜火车酒吧
68	长春的雪
71	著名的长白山
74	广州故事
77	贵德国家地质公园
80	寒冷中的温暖
83	昆明翠湖之上的海鸥
86	深圳的阳光
89	西安的大雁塔
92	我在美丽的南京
97	武汉行
100	我去过延边
103	从黄门街开始
107	最后一个公社
111	以磨子桥为中心

- 113 1992 年的浆洗街
- 116 芳邻路上漂流木
- 119 自行车穿过文化路
- 122 衣冠庙：邮局和立交桥
- 125 在成都晒太阳
- 128 501 路公共汽车
- 131 出门晃了一天
- 134 成都的桥
- 137 弹簧蹄花
- 140 蒙山顶上茶
- 147 塔公，我的塔希提
- 150 在海螺沟看贡嘎山
- 153 那一年在西昌过年
- 156 情歌中的康定城
- 159 地震之前我去过汶川
- 162 青藏铁路
- 168 布达拉宫
- 172 玛吉阿米
- 175 磕长头
- 178 拉萨城
- 184 沿着尼洋河向东去
- 190 驶向香巴拉

198	火车的味道
201	中途站莫斯科
204	索非亚城
207	里拉修道院
210	保加利亚玫瑰
213	两个非洲
216	非洲的豪华酒店
219	动物非洲
222	乞力马扎罗的雪
225	地中海酒吧
228	马赛人和他们的居住地
231	去往肯尼亚山的路上
234	告别非洲
237	后 记

在路上

美国作家凯鲁亚克有一部著名的小说《在路上》，很早我就买了，而且很早我就知道，这部小说不仅是美国“垮掉一代”的代表作，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圣经”。但我买了这部小说之后，却没敢去阅读。或者说，我读了第一页（“我同妻子离婚不久便第一次同狄安相遇……”）就没敢继续读下去。不是不喜欢，而是害怕。不是害怕凯鲁亚克，而是害怕我自己。我怕自己失控，去追随书中的人物，走上一条不归路。

我向往“出走”，向往那种四海为家的漂泊生活。这从少年时代读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了。但讽刺的是，我是同龄人中最早恋爱、最早结婚并生子的人。也就是说，是最早过起稳定的家庭生活的人。然后，又一部小说，就是英国作家毛姆以高更为原型创作的《月亮和六便士》，把我狠狠地搞了一下，让我成天心上心下，想入非非。让我对自己的现状有了动摇（希望像小说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也就是他的原型高更那样，抛妻别子，去当一个流落异乡的

艺术家)。但同样讽刺的是，当我周围的朋友都纷纷把现妻搞成了前妻，披头散发地开始浪迹天涯的时候，我却一如既往地固守家中，那些离经叛道的幻想并未在现实中如期而至。

我就这样表里不一地生活了几十年。我常常自我安慰说，不走是最好的走。所谓坐地日行八万里，我在神游。我写诗，写小说，可以美其名曰在文字中“出走”。有次我对我老婆说，你别看我人在这里，其实我不在这里。我老婆笑了，说，我管你在不在这里，你现在去把抽水马桶修好就行。当我自称是资深“住家男人”的时候，有朋友便调侃我是在撒娇。他们说，看你 2006 年的博客，一会去凉山，一会去重庆，一会去南京，一会又去杭州、黄山和北京，就没消停过。更别说你以前大江南北的，去过的地方不知有多少，这也算住家男人？

是的，我不否认 2006 年乃至以前，我去过的地方不少。但都不是我想要的“在路上”的那种感觉，而是出差加旅游。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在路上”没有确切的目的地，只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哪里黑哪里歇。路上的条件也比较艰苦，很多时候都要为路费、旅馆费乃至伙食费忧心发愁。说白了，就是流浪。而出差或旅游就不一样了，路费充足，吃住的开销也都在预算之中，且常常有富余，顺便还可买点土特产、纪念品什么的。更重要的是，选择“在路上”，就等于是选择了一种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与舒适（也可能是不舒适）的家庭（主流）生活彻底决裂。而出差或者旅游，我们都知道，那种“在路上”的状态是暂时的，你迟早都得

回家。

前不久，一位在企业做老总的朋友问我，你觉得中国现在最缺少的是什么？冷不丁听上去是个大问题，且大得有些无当。但我跟这位朋友闲来没事常谈这类话题，所以见怪不怪。我回答他说，中国最缺少的是流浪汉。他笑了，说，成都街头到处都是，还少？我说，不是那样的流浪汉，他们都是被迫的。我说的是，比如像你这样的老总，主动放弃现在的生活，甘愿去流浪，也就是所谓的“自我放逐”。他“哈”了一声，问我，你怎么不去呢？我说，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虽然我不如你有钱，但就现在这点安稳的生活，要我放弃，也是缺少勇气的。他又问，这样的流浪汉多了，好处在哪里？我说，具体有什么好处我也说不上来，我只是觉得，（套用一句摇滚歌词）像现在这样活着是不对的。

第一次看见大海

内陆的人对大海总有一种本能的向往和诗意的想象。1998 年去深圳，本来准备去海边看一看的，结果不知什么原因没去成，而是到了相邻的珠海，才实现了这个“第一次”的愿望。

我和杨黎是被昔日的诗友宋词和朱凌波从深圳徐敬亚、王小妮夫妇的饭桌上拉去珠海的。宋词在珠海某报社供职，而朱凌波那一年因股市失意与其夫人隐居在珠海，夫妻双双正尝试着做一个自由撰稿人，看能不能靠写字养活自己。凌波的夫人说，珠海这地方清静，节奏慢，很适合写作。

珠海的清静在我们抵达的当天就体会到了，一座现代化的城市，车辆极少，行人极少。我们坐在街边的小食店饮茶，看着偶尔才有一辆汽车经过的街道，杨黎感叹地说，这是白天啊？我感觉像是梦境一样。的确，即使是 1998 年的成都，这样“冷清”的街景，至少要在午夜以后才会出现。也难怪珠海的出租车司机要抱怨，说在珠海挣不了钱，而这么稀少的人流量，都是因为珠海一开始就制定的环保建市的政策，拒绝了那些有污染的制造企业。

这样一来，便让中山和东莞占据了“发展”的先机，财富都到那边去了，当然污染也到那边去了。

当天，在二位诗友的陪伴下，我们游览了整个珠海市区，感觉是，整个城市的建设，包括街道、海滨大道，以及体育场馆、机场等公共设施，都十分超前，其容纳量超出现在城市的需求。我开玩笑地说，这是一座虚位以待，给未来准备的城市。当然，我无法去说服出租车司机，你现在苦一点，但将来你和你的儿子会享受到这种环保理念带来的红利。因为，对于一个要养家糊口的出租车司机来说，羡慕相邻城市（如深圳、广州）同行的收入，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只是这里的一个过客。

当宋词听说我 35 岁了还没看过大海，便将晚饭安排在了海边的一个海鲜餐厅。下午五点半，站在餐厅的阳台上，我眺望着向往已久、想象已久的大海，半天说不出话来。毕竟，“大海”两个字此时终于变成了“实物”，我的心情自然是万分复杂的（尤其考虑到还是在 35 岁的高龄经历这样的人生第一次）。但宋词却以为我不说话，是一种失望的表现。只见他走到旁边来，搓了搓手，十分抱歉地说：“这个海的颜色黄了一点，不太像海。”我马上说，很好了，大海就是大海，长江根本没法比。这个事情后来我写了一首比较长的诗，标题就是“看见大海”。为了让我对大海的认识更加充分，或者说，更加真实，凌波的夫人还提议我们饭后去海滨浴场游一游。于是，吃完了海鱼海虾之后，我们真的去了海边，扑进了大海。小学课文上就说过，海水是咸的或涩的。于是，我

偷偷地喝了一口海水，以证实这个儿时获取的知识。教科书上还说，海水的浮力超过淡水。于是，我又仰躺在水面上，果然，无须多余的动手动脚，身子都能自如地悬浮在水面，轻易沉不下去。

十多年过去了，我没再去过珠海，也不知道珠海的出租车司机是否还在抱怨没生意可做，只知道，宋词还在那家报社，生活富足而悠闲，并写起了旧体诗。而朱凌波夫妇听说只在那里待了三个月，便离开了，原因是，珠海虽然适合写作，但写作根本养活不了自己。两人算了一下，每月共同的稿费收入接近三千，但一家人的开销（房租、水电、吃喝）却远远超出三千元。也就是说，他们在珠海过了三个月入不敷出的生活，终于被迫放弃了写作为生的计划，重返商海了。

附记：在编这部稿子（2014年）的时候，朱凌波已是北京著名地产金融专家、亚太商业不动产学院院长。宋词仍在珠海，据说还在写旧体诗。

第二次看见大海

第一次看见大海是 1998 年，在珠海。看见之后我写了一首诗——《看见大海》。1999 年，在海南三亚，我第二次看见大海，便又写了一首诗——《看见大海 II》。这首诗写完有四十多行，经过一次次修改，最后剩下四行：

陈洁说，吴梅

你对着大海抽支烟吧

这就是我第二次看见大海的时候

旁边两个女人的对话

诗中的陈洁即洁尘，吴梅即小你，两个女作家，也是我生活中的好友。我们是受《城市画报》的邀请到三亚参加一个笔会的。所谓“笔会”其实一次“会”都没开过，纯粹是玩。住在海边的五星级酒店里，从酒店到海滩只需几分钟，睡觉都能闻到海水的气味。这也是我第一次登上这座海岛。名不虚传，岛上主色就两种，绿

色的树，红色的花。辅助这两种颜色的，还有蓝色和白色，即蓝色的海，蓝色的天空；以及白色的沙滩，白色的云朵。

躺在三亚的海滩上，跟后来躺在西藏的草地上感觉差不多，大脑停止工作，整个人近乎白痴的状态。所有关于海的认知和感想，其实都是离开海之后才有的。人在极致的美景面前，确实会丧失掉所有的语言。我甚至还有一丝恐惧，那是当我下海游泳，突然发现自己离海岸已经那么远的时候，一下心慌起来，害怕就这样被无边的大海吞没。后来的两天，我基本上就没下海了，只躺在沙滩上看别人玩。就这样躺着的时候，忽然看见海平面上浮现出一个银白色的光点，光点逐渐放大，是一艘军舰。我便想起了我的一位中学同学，他在海南岛当过兵，经常在月光底下站岗。他回来跟我们讲，海南岛的月光都是发烫的，会灼伤人的皮肤。我当时信以为真，而且还讲给身边的人听，他们也相信。那时候，海南岛还只是一个传说，去过的人不多。

1988年海南建省，兴起一股海南热，身边不少朋友乘坐火车再转轮船，跑上海岛企图改变自己的人生。我也很想去，但当时女儿尚不满周岁，只得固守家中。朋友们用书信从岛上传回一个个故事，感觉他们在那里天天都在过狂欢节。但1989年之后，多数朋友铩羽而归，狂欢的海岛归于沉寂。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再次掀起一股下海南的热潮。那时我也“下海”了，但不是海南的“海”，而是商海的“海”。我留了封辞职信给单位领导，便只身到了成都，跟几位朋友一起创办了一个广告公司，后来又